唱出崭新的曲调

也悄悄放慢了脚步

也不敢在画布上落笔

秋天复出的果子

秋,总让人心神不宁,

是怀想是离愁是相思

贴近时时跳动的日子

还是假设中的虚无

在记忆的伤口上

秋天成熟的果子

在果园重新遇见你

相见的一刹那

只一眼回眸就够

多想有一场秋雨

沙河的心也绿着

就不会害怕疯长的距离

把写在纸上的童话淋湿

会洗尽儿时的没心没肺

晒化少不更事时的怨恨,

就醉成诗人笔下的古老

会用尽所有的力气

猝不及防的秋

秋 猝不及防地来了

那些尘封已久的点滴

虽让时光侵蚀得斑驳

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青葱

依然能看见当年朦胧的

许多记忆的碎片

瞬间决堤

但诱过光

透过光

爱情

还有

当你收拢起

散落一地的诗句

刻骨铭心的别离

不管你愿不愿意

那片金黄的叶子

藏在晚风中的孤独

借树上的那一点黄

行走在秋的边缘

深情而细腻

总会悄然而至

秋是伤感的

文字里的碎片

如同淋湿少时的青涩

从梦中复出

就有机会

无须语言

只一眼

风 绿着

沙河的水

用她的洁净

那时

沙河

那深情

等待花开

用清香的烟火

为爱接风洗尘

笑容闪过

让风脱胎换骨

这样

凄风苦雨般

急促的秋风

秋天的画笔

诗路放歌 🦳

#### 猝不及防的秋(组诗)

♣ 苏小七

月之念

桂树

借风的速度 把寒意撵来 心香 如家书的暖披在身上

广寒宫外 我们隔岸相望 内里的悲怆 不知该怎样诠释

明月几时有的悲凉

你知道吗 有风有雨的日子 把以往无尽的黑 丢在一旁

就会看见光亮

八月 桂花铺满床 九曲回肠人造天堂 却让甜蜜绝望 岁月的锉刀也磨不平创伤

快乐就着寒意饮下温暖 如烫人的夏日一样 你在远方 笔墨也描摹不出 沙河的月光

你卷在秋叶下面 等待春天 天空深处 柿子被急促的呼吸

催得脸红心跳慌里慌张

时光暗示 月亮越过耳际 有个声音悄声说 亲爱的 那些不得已的别离 教会我们成长

#### 西河点秋

初秋时节 揣上通往秋天的车票 想跟秋天里的春天 约个会 却在西河 跟他撞了个满怀

河边 金黄的稻穗弯着腰 石榴嘴角上扬 南瓜依然举着黄色的小伞 牵牛花在雨滴上挺立 柿子羞红的脸蛋 听到扑通扑通的心跳

钓到山里 古老的西河湿漉漉的 少女般 捧着金色的果实 站在大别山麓 秋虫哼着小调儿

收割一垄垄的欢乐

在等待一把镰刀

初秋的细雨把人

忙碌的鼓点 敲碎秋的萧条 留下片片翠绿和金黄 蝴蝶和蜜蜂 在花间徜徉 一抹浅浅的春色 遮住即将到来的沧桑

只为古老的歌谣

"他们啥做派,吃顿饭也得挨通

屠刚不吃这一套:"厂是我承包 的,承包协议明文规定除年终分红 外,股东不得以任何理由支配承包方 财务。还有厂里的那辆车,是为生产 经营服务的,以后没有特殊情况,村 干部不能私自用车,如果你不坚持开

话说到这个茬口,刘三喜自知 理亏,退一步说:"不能让要账的人空 手回去。俺给厂里打个借条,年底从

也只能这样了。屠刚清楚,和 这种农村头面人物打交道,必须掌握 好"度",既不能把口子开大,也不能 完全堵死,要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

刘三喜兜里揣着700元钱出了 厂门,肚子里仍憋着一股气没地方 撒,他掏出钱交给要账的人,拿回那

品人忆事 🦳

第二次握手

我与杨晓敏接触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第一次相见是2016年夏天,时任河南省 作协副主席的杨晓敏,组织了一次"著名作家 看获嘉"活动,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作家也应邀 参加。我对获嘉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它 与铁路有着密切的联系。1897年清政府动工 修建京汉铁路,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线 穿过了获嘉,并在其管辖的亢村设有一站, 1906年投入使用,细算起来这个小小的四等 站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了。1902年7月动工 修建、1906年建成投入运营的道口至清华镇 (今博爱)铁路途经获嘉,又在获嘉县城设有 "获嘉站",成了获嘉县的一个窗口,在铁路运 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夏天,我在获 嘉站确定改造方案时,镶嵌在站房上的 "1936"清晰可见,这是历史的印记。我长期 工作在郑州铁路局, 亢村车站、获嘉车站都是 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怎能不熟悉呢?说陌生, 是我对这片古老的土地了解不多。我跟着作 家来看获嘉,无疑是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获嘉是一片沃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他们 撰写出版的《获嘉记忆》里,用大量的文字和 照片,像讲故事一样吸引了来自全省的作家 们,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尽管我与晓敏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却都 留下深刻印象。受他的影响我也开始关注 "小小说",很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发展。可 惜,我不是写小说的料,只能在"纪实文学" 写作上去磨炼开辟新思路。

杨晓敏 1956年11月出生于豫北获嘉县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74年高中毕业人伍, 在西藏军区雪域高原守卫边关。晓敏在军营 学习勤奋,很能吃苦,出手的文章更是令人称 赞,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被选拔到军区任记 者、编辑和专业作家。他在部队干了整整14 年,1988年转业回到郑州,与"小小说"结下了 不解之缘。他认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创意 设立"小小说金麻雀奖"、创办金麻雀网刊,为 近300位小小说作家撰写"创作简论",编纂 《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图书,组织小小说研 讨、评奖等活动百余次,他满腔热情地把小小 说创作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离开工作岗位的杨晓敏依然坚守初心,坚 持"一生只做一件事",把长期以来关于小小说 的创作文稿、评论、作品刊载的报纸、杂志,以及 出版发行的文集、选集精心整理,创建属于自己 的文学馆。晓敏萌生这一想法源于几年前的一 次突发妙想,自己倾注大量心血著书立说探索 小小说发展之路,为何不建一所文学馆将其传 承后人,使这项文学事业得以接续传承?

文学馆的构想很快变成了蓝图。2022 年8月,文学馆动工开建进入实质性阶段, 获嘉王官营村杨家老宅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年365天过去了,杨晓敏文学馆赫然屹立 在这片古老的大地。文化部原部长王蒙题 写的"杨晓敏文学馆"六个鎏金大字,苍劲有 力,闪闪发光,农家院落焕发出勃勃生机。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朋友 打来电话,告诉我杨晓敏文学馆建成正在试开 馆,特邀文友欢聚一起,共同探索文学写作的创 新与发展。第二天,我放下手里活计,与文坛老 将、新秀从不同方向云集获嘉王官营……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们陆续到达杨晓敏 文学院,杨晓敏热情迎接着朋友的到来,这 是我与晓敏第二次握手。

晓敏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说起话来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们边走边聊,共同分 享一年来的奋斗成果。文学院占地约700平 方米,主体展馆上下两层,面积约350平方米, 内设两个展厅和8个单元展室,这里的点点滴 滴都凝结着晓敏的智慧和心血。他说,小小 说不同于其他文体,它需要用更加精练的文 字来讲好每一个跌宕起伏、九曲回肠的动人故 事,表达出作品的感染力。小小说虽小,一般

都在千把字,可它在亿万读者心目中产生的影 响并不小,有时它的能量远远超出其他作 品。正如中国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铁凝所 说,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有许多通都大邑里 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 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越容易发现这种 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 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 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 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杨晓敏是当代小小说文体的主要倡导 者和推动者之一,长期从事小小说编辑、创 作、理论研究以及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与 小小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离不开小小说, 他几乎用自己全部精力创建文学馆,充分说 明了他与小小说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从 杨晓敏文学馆陈列的大量资料中,可以了解 一种新兴文体、一群作家队伍、一种时代读 写与一个人的内在关联。在小小说文体倡 导、理论探索、办刊实践、文学创作、图书编 纂、作家培养、活动组织以及文化产业创意 经营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文化 理想和业绩成就,让我们领略到当代小小说 文体的萌芽、发轫到兴盛繁荣的成长历程, 见证了小小说在大众读写中的巨大作用。

荐书架 🖳

### 《遇见树》:遇见最好的自己

《遇见树》是散文名家苏沧桑 散文创作35年来的第一本作品精 选集,所选的散文都是她最深情细 腻的用心用情之作,其中大部分是 近几年的新作。苏沧桑的文字唯 美灵动,兼具大气和柔美,被称为 散文中的"天籁之音"。

"遇见树"也是遇见自己,在明 心见性的叙述中,作者记录山水、 描摹人性,并延伸出美与哲思。苏 沧桑有一颗温柔恬静的心,有一双 善于发现万物之美的眼睛,哪怕视 角很小的篇章,都能被她挖掘出大 海般安然沉稳的力量。苏沧桑的 散文洋溢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和色 调,从她的笔端可以感触到当代人 罕有的从容、镇定的心境。她是大 自然孵育的孩子,与自然有一种天 然的亲近感,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 的野地气息,它们和浓得化不开的 亲情,对世人、对大千世界深挚的 温情水乳交融地结合成一体。

苏沧桑认为,好文字的味道,不 仅仅是一草一木一石一花一鲲一鹏 一人的味道,而是整个森林的味道、 海洋的味道。她说:人类之所以拥 有无比璀璨的文明,正是源于创造 精神。也许将来有一天,文学除了 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司空见惯 的文体之外,会有一种新的文体横 空出世并深入人心。因此,她放任 自己在文字的高山上披荆斩棘、迎 风舒展,在文字的海洋里耕云牧雨、 乘风破浪,在文字的草原上信马由 缰、驰骋四方,不断拓展着散文写作 的审美疆域。



# 雨后赏荷

立秋后的雨水,来得清凉。街上,无论 穿什么衣服的人,表情都恰到好处,因为,一 样的感受:怎一个舒服了得!

人与自然 🖳

这样的日子,告别商场的喧嚣,走进大自 然的宁静和清丽,最好不过。于是,决定到紫 荆山公园去看已经听说了好久的荷花展。

初入小门,看到一个木头做成的小屏 风,上书:紫荆山公园荷花展。旁边围着几 个大大的朱红色瓷盆,瓷盆里面种着一些小 叶的荷,正在奇怪怎么荷花可以种在土花盆 里,走近一看,里面全是清清的水,上面飘满 了绿色的小浮萍,方寸间,营造了一个个小 小的池塘呢!"这就是荷花展吗?"同行的弟 弟问我。"哪里啊,里面还有好大一个湖呢, 往里走吧!"

走到湖边,已经有很多已经在看荷花的 人了。老人、小孩、年轻人,"奶奶,给我照张 相吧,这荷花多美啊!"一个小女孩稚嫩的声 音飘来。只见她的背后是一大片金黄色的睡 莲,多么纯净的黄啊,而且展开的每片花瓣都 那么精神抖擞,绽放着生命的美。走过水中 的小桥,我们来到了红莲和白莲的区域,这里

更吸引人了,也许是小时候学的很多课文都 是描写这种莲的吧,所以感觉更加亲切。一 层层的荷叶就在手边,让人忍不住去摸一摸, 这时候,看到每个荷叶的中心都有水珠,拉着 荷叶晃一晃,水珠滚来滚去,也不掉出来,真 是有趣极了。有的只有一个小珠子,晶莹剔 透,就像仙女散落的珍珠。有的是一大片的 水,就像一块温润的玉,滑动的时候也是扁扁 地一起动。还有的水更多,荷叶都有点承受 不住了,歪着头支撑着,有点像玩杂技的人顶 着一个生怕掉了的东西,那么用心。

忽然,看到水里有动静,啊,原来是小 鱼,名副其实的小鱼,因为真的太小了,大概 有两厘米那么长,灰色的,在水里游来游去, 我不禁念念有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第一次这么近看荷花,也第 一次真的看到荷叶下面的小鱼。"哗啦!"什 么声音啊?又接着"哗啦"了两次,我们才看 到原来是荷叶上的水落到池塘里了,就像拿 着一个碗从高处倒水进来,还挺响的,原来 是起风了,太多的水,荷叶都支撑不住了。 这时候看到一大片的荷叶都在风中起舞,便

想起了朱自清的名句"叶子出水很高,像亭 亭的舞女的裙"。轻轻闭上眼睛,陶醉在带 着荷香的清风里。睁开眼睛,果然有星星点 点的荷花映入眼帘,幸好这时荷花数量不 多,要不,我的眼睛真不够用呢。"每一朵都 有每一朵的姿势。"的确。我最喜欢其中的 两朵,一个是小小的粉红色花苞躲在一个荷 叶底下,像一个脸颊粉红的羞涩的少女,犹 抱琵琶半遮面啊。还有一朵刚从水里钻出 来,周围是平静的湖面,没有叶子,一根绿绿 的直直的茎,上面顶一个雪白的小花苞,那 么白,不像从淤泥中来,呵呵,想起了《爱莲 说》里面写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莲自古受到太多 文人墨客的喜爱和描写,好词用得差不多 了,我也不必在文字上风雅一回,就好好欣 赏眼前的美景吧……

湖的正中央,是几个直径一米多的绿色 的大圆盘,听说名字叫"王莲",上面能站一 个小孩呢,据说王莲都是晚上开花,夜色中 的惊艳,莫不是观音菩萨偷偷地带着她的莲 花宝座降临人间?

聊斋闲品 🦳

## 另一种空转

♣ 高玉成

前些时参加一个论坛,主讲人都是些业 界名流,其中一位在演讲过程中,时不时夹 杂些英语单词或句子,然后再自己翻译一 遍,以使大家都能听懂。我承认,我就是听 众中需要把英语单词或句子翻译成汉语才 能听懂的人之一,但同时我也想,参加论坛 的并无外国人,不夹杂英语不好吗?夹杂了 英语还要自己再翻译一遍,不麻烦吗?

除此之外,这些年在阅读行业书刊的时 候,经常遇到一些完全陌生的概念和词汇, 不知是作者自创的,还是"西学东渐"来的, 玄玄乎乎,不知所云,害得我要么慌忙到百 度上查询,要么囫囵吞枣,一带而过,不懂就 算了,反正百度也未必来得及注解,查也不

诚然,专业的东西要由专业的人去研 究,怎样书写和表达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专业的东 西不能总停留在专业研究领域,而是要去 宣传大众、服务大众、被大众接受,产生社 会效益。如果大众听不懂、看不懂,就很难 被大众接受,很难成为有用的东西被社会

举例来说,钱是用来投资和消费的,如果 f的钱没有投入实体经济,也没有形成消 费,只在银行体系内转来转去,就叫空转。同 理,如果研究成果不被大众接受,不产生社会 效益,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流传,或者只在专 业书刊上发表,那就是另一种空转。

现在,有些专家与普通群众的距离,似 乎是越来越远了。不深入基层,不到群众中 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里制作模型,分析数 据,再依据某个理论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就 算是研究成果了。这种成果如果只作为一 家之言,在小圈子里空转,倒也无碍大局;如 果作为政策,指导工作,就非常危险了。

"大道至简"。不要将问题复杂化,也不 要用一些费解的概念和词汇掩盖自己的虚 荣。把高深的东西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 言、看得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接 受,才是真正的高手。搞一些文字游戏,制 造或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生拉硬扯, 生搬硬套,不解决问题,没有实际意义,结果 无非是虚张声势,空转一下而已。

临到马大成过圈,面红耳赤的 雷二亮说:"酒不攀东,老刘见人三杯 酒俺不说啥。从你开始,每人面前六 个酒,三拳两胜,谁输了谁喝。'

"啥意思嘛?"马大成挑衅地看着 雷二亮说,"三六九往上走,跟你来九

"九个就九个,三拳两胜,来吧。" "八匹马呀!""六六顺!""一心敬 你!"……无所顾忌的喊声顺着敞开 的窗户在大街上传播开来,听着这刺 耳的声音,街上的人禁不住抬头看看 洞开的窗户,愤愤地说:"马大嘴的号 叫声,又逮着谁吃白食了。'

"还有雷二横、刘三吹,看到没, 刘三吹就是坐那辆红车来饭店的,他 现在牛呀。"

议论归议论,刘三喜知道要作难 了。那顿饭花了690元,过了两天,张 老板果真派人要账来了。刘三喜傻 了脸,村里的"提留款"春节前就花完 了,村干部们半年多没有领过工资,他 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屠刚,说:"镇里开 会,十几个村支书围着不让走,说洗涤 剂厂是摇钱树,非让俺请客,这不,饭 店来要账了,让厂里报了吧。"

"恐怕也就一两个人带的头。"在 "渔家"贼吃海喝的事,司机当天晚上就

向屠刚打了"报告"。他冷冷地说."刘 支书,人家马支书、雷支书的做派你比 谁都清楚,咱干吗跟他们走那么近,花 那么多钱请他们吃饭,没必要嘛。"

教训,报不报吧!"刘三喜的话也硬茬

车去镇里,我看他们也不会让你请 客,何必自找麻烦呢。"

分红款里减,这总该可行吧。"

张欠条撕成碎片,狠狠地摔到地上。

这件事刚绾个结,农村信用社

副主任何宏上门要贷款了。建厂房 的20多万元资金全部是农信社贷的 款,当初对方担心村里的偿还能力本 不愿借贷,楚建功几次出面,硬让县 农信社放了款。何宏到厂里转了一 圈,看过每月的财务报表,要求村里 归还 10 个月的贷款利息。那可是 两万多元钱呐,为几百元钱和屠刚差 点撕破脸皮,这么一笔钱让厂里拿, 刘三喜知道啥结果,他只有去找楚建 功做工作。听了刘三喜的叙述,楚建 功的扫帚眉皱到一起,硬邦邦地甩出 一句话:"还不上利息他敢来扒厂房 呀,你去告诉他,年底分多少钱还多 少款。去,去吧。"

这些天,楚建功心里烦透了。 地委冯书记也真是的,好不容易到镇 里来一趟,偏偏赶在他和茶场的云约 会时突然袭击。那天早晨吃早饭时, 他当着罗广建和几个镇干部的面,谎 称县上来车接他到城里办事,悄悄溜 到了"渔家"的后二楼。

云是灵泉河茶场的副场长,中 专毕业后刚分到镇办茶场,楚建功便 打上了她的注意。每次接到楚建功 的秘传,茶场的云心跳得突突的,鬼 使神差地摸到"游击点"。长此以往, 不得心脏病那才怪呢。



自从盖了渔家后二楼,"点"是固

定了,可没有楚建功的秘传,茶场的云 来了也是白来,她没有开房的钥匙,只 能跟着楚建功的屁股转。楚建功这 人哪,若即若离的。需要你了得招手 即来,不想见你十天半月也没有音 信。茶场的云为此事苦恼得吃不下 饭,一夜夜失眠,下决心离开这个可恶 的家伙。她跑到狮江找到上中专时

要好的同学小丽,通过熟人在地区林 场找了份临时工。对方告诉她,只要 干得好半年后办调动。白天茶场的 云拼命干活,夜晚浑身疲惫地躺在床 上,用困乏促使自己进入梦乡。可梦 境也不是干净的,那可恶的家伙抱着 她一下子按倒在床上。茶场的云挺 不住了,不到两个月她又回到茶场。

一天上午11点钟,茶场的云准 时推开了后二楼熟悉的房门。饿了, 两个赤条条的身影出现在套房外间 的餐桌旁,烧鸡、腊肠、卤甲鱼,两人 一口酒一口肉地吃着喝着,撑圆了肚 皮,楚建功迷迷糊糊地搂着她,一觉 睡到下午4点多钟。

第二天,楚建功在电话里受到 吴伟的严厉批评。作为一个乡镇的 一把手,一次次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全无组织纪律观念。

楚建功的心头打了个结,扫帚 眉自然也舒展不开。更让楚建功揪 心的是灵泉河镇同时收到两份文件: 其一,狮江地委办公室、行政公署办 公室《关于大力扶持农村各类专业 户发展生产的通知》;其二,梧城县委 关于几位干部的任命,柳林竟被任命 为"灵泉河镇党委副书记、镇政府代

看过这两份文件,楚建功产生 一种直觉。好你个冯长江,一定和柳 世明那个老家伙认识,说不定就是那 个老家伙要他来为儿子升官鸣锣开 道,为儿媳妇办鸡场撑腰打气。啥 "专业户",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

你冯长江电闪雷鸣地跑一趟, 老家伙儿子、媳妇的问题全解决了。 真是应验了那个顺口溜:"年龄是个 宝,文凭不可少,关系离不了,后台最 重要。"你柳林是个啥东西,除了这四 样,不服从领导,刚愎自用,满嘴漂亮 话,一肚子花花肠子,一点实际工作 能力都没有,全凭不切实际的漂亮话 煽动人,出风头,搞个人主义。

不公平,不公平啊! 楚建功由 此想到自己的经历,34岁便当上了 乡长,成为梧城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干 部,一干就是9年,熬到43岁才换了 顶书记的帽子。啥"全无组织纪 律"?全是你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逼 出来的,正当年时不给位子,眼看快 到"四十七八,干也白搭"的年龄,这 时候还叫人拼命,哄小孩呢。人一辈 子拼死拼活图个啥? 他庆幸调到灵

泉河这几年为自己铺了路。 楚建功的家在梧城县达山店乡, 这地方山高林密,雨水充沛,气候宜

人,繁花、异草、翠竹陪衬着山山岭岭 的林木,遮天蔽日。除常见的柏杉松 等树木外,不乏香樟、广玉兰等名贵树 种。贩卖树木的汉子不惜花大钱网 络当地人做帮手,偷伐树木,更不放过 能卖出大价钱的树。楚建功的表弟 灵泉渔家的张老板当初就是这样的 帮手。摸清了贩运的生财之道,他多 管齐下,多业并举成了大老板。

张老板手里有了钱,楚建功灵 机一动,拉着他到灵泉河开办起融 住宿餐饮为一体的"渔家",兼顾在 集镇的木材市场做"生意"。有楚 建功暗中相助,张老板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张老板明着做生意,楚 建功暗里拿提成,筹划着营造安乐 窝。当初给张老板划宅基地,他便 预留了后二楼的空地,第二年小楼 一盖好,楼上四间设计成一套套 房,另外两间居为库房。茶场的云 成为套房的老猎物。

楚建功仍在窥视着猎获目 标,大翠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虽轻 而易举便到手了,但这女子像一 匹受伤的野马驹,几次秘传充耳 不闻。搞这事没法明目 张胆,楚建功只能强压欲 火等待时机。